



情
话

050

第
二
辑

主
编 · 叶
雯

大
众
文
学
出
版
社

心底那簇为她着迷的火苗，又啦地一声——
以大雷勾动地火般的气势，凶猛烧起

应
陵

痴·心的折磨

痴心的折磨

应 陵

内容简介

丁若盈回来了！这消息重击着凌毅冷绝、封锁的心。他决定用钱买下她的身体，为了报复她四年前的背叛，他用残冽的言语、凌辱的爱抚来折磨她。一切的情况该是完全的在他掌握之中。

但为何……心底那簇为她着迷的火苗，又啦地一声——以天雷勾动地火般的气势，凶猛烧起……最后才发现她对他一次次的“背叛”，竟全是她父亲所设下的阴谋！

然而伤害已造成，她捧着 ~~那颗绝望的心~~ 当年般自他生命中消失了……

他该如何终结这场痴心的折磨呢？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痴心的折磨/应陵著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2.2

(花心情话系列.第2辑/叶雯主编)

ISBN 7-80171-080-0

I. 痴…

II. 应…

III. 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90227 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:100021)

广东省茂名市广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64 印张 96 字数 2880 千字

2002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2 月广东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000 套

ISBN 7-80171-080-0/I·55

定价:144.00 元(全 32 册)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84040746

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 邮编:100007 1136 信箱

编者语

曾经，周华健的《花心》唱遍神州；曾经，《泰坦尼克号》爆棚世界票房；曾经，戴安娜的《风中之烛》全球卖断市……人们都是冲着她们共同的主题——爱情而狂疯的。静思下来，人们不得不认同这样一个道理：不管是在哪里，不管是在什么时候，爱情都是人类最古老而又新鲜的话题。

因为爱，所以爱，爱情不需要理由，爱情没人能掌握。这自古以来，不管是帝王将相，还是平民百姓，只要有男女，就会有发生的情事，不管历经多少时日变迁，她还是永远会重复上演。有人经历了一次，又想再尝试不同的另一次，也有人一次就达到理想，更有人屡试屡败。于是，“曾经拥有”就产生了各种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。

爱是神圣的，很多女人用一生作赌注，去刻意创造男人的辉煌。然而，相当数量的男人到达一个光辉的顶点后，又盯着前面更宜人的风景。凡人如此，帝王将相就更不在话下。所以，“花心”的命题成了人们津津乐道、永远谈不

完的话题。像香港风流才子蔡澜直抒告白：“从前的社会，一个男人可娶四个老婆。到了现代，竟要把自己约束得这样辛苦，真的好悲惨！”——所以有了让梦划向你的心海的花心。而多情的黄霑更是断言：“专一的男人，世上绝少，大多数喜欢倚红偎翠，兼收并蓄，左拥右抱。”——只怪造物主弄出男人的“贾宝玉性格”来！

当然，我们不赞成泛爱，泛爱引致滥交，会造成地球人类无序增长。但是，“花心”的爱情故事却在这个地球上客观存在，迴避是不真实的，故《花心情话》系列推出的内容，集有古今传统、怪异、轮回转世、时光倒流等各型。千奇百怪，无奇不有。

爱情故事人人会写，像琼瑶就把爱情故事写到了一个高度。而《花心情话》系列却是另一高度的风景线。尤其是故事的巧妙结构，文字的洗练程度及情节的跌宕起伏，让人沉浸在纠结情痴，爱恨交加的情绪交织中，就好像历经了一场又一场的纸上爱情战，是那么刻骨铭心、锥肤刺骨。

“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教人生死相许？”这就是爱。

《花心情话》系列以新的格局，新的创意，会让您的心怦怦跳个不停……

2001.11 叶 雯

序

应 陵

你曾经为了某件事情，高兴得泪流不止吗？

陵陵出生的时候，我哭了，那是一种从心底喜极而泣的哭，不在乎护士小姐的笑容，更不在乎富时的自己看起来有多狼狈。

我觉得只有初为人母的人，才能领悟那种感觉，旁人的言语形容，实不及那份直真实感的千万分之一。当一个小小的生命，从我的体内滑出来的那一刻，我只有一个念头，这是我的孩子吗？这真的是我孕育出来的生命吗？一个会哇哇大哭、不知所措的踢动小小腿的小宝贝，真的是我创造出来的生命吗？我能吗？

在她刚出生的那一分钟里，我只看了她一眼，便闭上眼睛不敢再看，直到护士小姐要将她抱出去洗澡，抓开衣巾让我确认她的确是个女娃娃时，我才第一次仔细的瞧她，当时的她，我只有几个字可以形容，那就是陵陵，你真的好丑哦！

那是我头一次真正知道什么叫母爱的伟大，以前

看电影或小说曾经流过的眼泪或感动，我第一次觉得那都是骗人的，真正的母爱，只有你自己当了母亲之后，才能切实的感受。

陵陵现在八个月大了，虽然她很吵很皮，而且很任性，但只要看到她纯真的笑脸，你原本气到要将她臭骂一顿的念头就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，我想这就是天下父母心，也使我反省到自己小时候的各种顽劣行径，如今懂得更加孝顺自己父母。

写这篇序，最主要的目的是庆祝陵陵的诞生，虽然有时候不免怀疑，将陵陵带来这个不太平静的世界是否是项明智之举，但生命总是会找到自己的出路，即使一颗草，一粒石头，也有它自得其乐的地方，更何况聪明如人类。

我希望陵陵长大之后是个记乐不记恨的人，好好享受生命，做一个自己的主人。这个世界也许不完美，但总是有让她欢笑的地方，懂得知足，便可以常乐，在此真的希望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生命的美好。

第 一 章

凌氏企业的总公司位于风城大楼，这栋建筑物总共有十七楼高，层层都是凌氏集团的各个部门。

而总裁凌毅的办公室，是位于大楼的第十六楼，最顶层是他的私人居所。

凌氏企业的创始人凌百青，因其铁腕创业而在商场上素有大铁头之称，他是现任董事长的父亲，十年前退休，现在偕同妻子和幼女旅居温哥华。

第二任董事长原本是由大儿子凌纭继承，但四年前不知何故，突然失踪，至今仍找不到踪影。

纵使凌家用尽了一切关系，甚至包括中情局的力量，却仍然找不到凌云的下落。

有人说他早已被暗杀身亡，因为他曾经加入黑道组织；也有人说他卷款潜逃，因为四年前凌毅接手公司的当时，凌氏企业已经濒临破产的边缘。

反正众说纷纭，而当事人凌家则三缄其口，谁也不愿出面说明原委，虽闹过一阵子新闻，到最后亦无寂而终。

不过凌氏企业在凌毅的经营下倒也显得有声有色，

他不仅将公司的经营范围扩大到各个触角，而且每个子公司的业绩亦年年上扬，说他是青年才俊，其实一点也不为过。

不过每个认识凌毅的人，大概都会说他是冷冰冰的男人吧。

据说当年他出来接手公司后不久，还出了两次车祸，后一次甚至差点要了他的生命，至今他的胸口还留有一道长长的疤痕在。

听说是为了一个女人，不过谁也无法证实，它就跟凌云的下落一样，至今仍是一团谜。

不过最近这几天凌毅的心情却显得和往常不太一样，他变得若有所思，有时候脸上会有种期待的表情，有时候，却又显得一脸仇恨。

没有人敢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，而他的好友们又组团出去自助旅行，本来他也在受邀之列，不过临行前却突然拒绝。

暗恋他已有三年之久的总秘书陈智美猜想，这件事和他心情的突然转变一定有着莫大的关系。

这天，凌毅正要走出办公室，陈智美的声音刚好由内线传了进来。

“董事长，何如雪小姐要见你。”

何如雪是凌毅的上任情妇，她是个女演员，而他的现任情妇则是个模特儿，名字叫萧伶娜。

“她想干什么？”凌毅坐回椅子上，一脸不耐。

事实上，他正要出发到机场接一个人。

四年了，为了这一天，他等得好苦。

“她不说，而且见不到你硬是不肯离开。”陈智美打断他的思绪。

“好吧，叫她进来。”凌毅看看手表，他还有十分钟的时间。

“是。”

陈智美挂上电话，抬起头用一种仿佛看着低等动物的眼神看着波霸美女何如雪。

一个月前，何如雪还是凌毅的女朋友，但因为她在外面胡说八道了一大堆，最后硬是被他给甩了。

陈智美以为这辈子不会再见到她，谁知道她竟又厚脸皮的出现。

“董事长叫你进去。”陈智美悻悻地说。

何如雪投了她一个胜利的微笑，轻快地飘了进去，一句谢谢也没说，气得陈智美在后面急躁脚。

“毅，好久不见了，你想我吗？”何如雪一踏进凌毅的办公室，立即朝他拼命地眨着自己水汪汪的大眼。

“你好吗？如雪。”凌毅坐到沙发上，脸上挂着似有若无的笑容。

何如雪见他心情似乎不错，便放大了胆子。

“不好，我一点都不好。”她娇滴滴地嘟嘴道。

“不好？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人家想你嘛！”她撒娇地说，顺势接近他的身体。“已经一个月了，你都不来看我，虽然我人不在国内，但你也可以打电话来呀。”

“我不能打，我怕伶娜会吃醋。”凌毅耐着性子说。

“谁是伶娜？”何如雪跳了起来，不悦的看着凌毅。
“你的新情妇？”

“如雪，你忘了我们已经分手了吗？”凌毅扬扬眉道：“我当然会有女朋友。”

“可是我以为——”何如雪住了口。

她一直以为他只是在开玩笑，为了欲擒故纵，所以她放心地出国去充电一个月，以为回来时他会按捺不住寂寞向她求婚，谁知道他竟然已经有了新的女朋友！

她的经纪人小郑怎么从来没有告诉她呢？

还有这个伶娜又是谁？是某个新窜红的女星吗？等她查出来这个不要脸的女人是谁，她一定要她好看！

“这个伶娜姓什么？”她搭着凌毅的肩膀，强颜欢笑的问。

“萧。”凌毅看了一眼手表，神态开始不耐。

“从事什么职业？”

“模特儿。”

模特儿？那么身材和脸蛋一定不错了？何如雪眯

了眯眼睛。

“她比我好吗？”她忍不住醋劲的问。

“听着，如雪，我现在有事，没时间陪你。”凌毅推开她的身体，坚定又不耐地说：“如果你不介意，下次有空的时候再来找我，我现在真的没有时间。”

“可是我”何如雪本想稍稍撒野，但凌毅的表情使她住了口。

这时候，她已经明白自己在他心中的地位已不再重要了，至少没有一个月前重要，她的任何一丝任性一定会招致他深深的反感。

她是个聪明的女孩，为了将来着想，她决定收敛自己的言行，暂时做一个乖巧体贴的小孩，萧伶俐的事且静观其变再说。

“那我不打扰你了。”她乖乖地站起来说：“不过我以后真的可以来找你吗？我们还是朋友吧！”

“当然，我们还是朋友。”凌毅又看看手表，再不出发，真的来不及了。

凌毅耐着性子挥挥手，见她离开后，马上穿起西装外套，往地下停车场走去。

中正机场的大厅，有一个熟悉亮丽的身影吸引了他的注意。

那是她，她真的回来了。

酸酸涩涩、甜甜的喜悦和痛苦，一波波地涌向心

中，直到她的人真的出现在他的眼前，一切的感觉都不再只是想象，她是真的回来了。

四年的时间就像刚逝去的昨日，她的脸是那么的清晰、鲜明，仿佛什么都如旧，但却什么都变了，她变得比四年前更加成熟美丽，眉宇间的单纯却已不复存在。

想起了过去的种种，他的心好痛……好苦。

若盈也看到他了。

他变了，她仔细地看着他，几乎是贪婪地看着他。

她依然爱他，那么那么地爱，四年来一直都没有改变过，也没有忘记过，若不是秉持着这份爱，她撑不了这漫长的四年。

但是他知道吗？

他会相信吗？

她能奢望吗？

“你回来了。”他的声音就如同他的表情，不带一丝感情。

最初的感动早被仇恨所淹没，他的痛苦早已取代了所有的感情。

“我回来了。”若盈强迫自己平静地接受他的审视。

“你变得更漂亮。”

“谢谢。”她咬咬唇。

“你的行李呢？”他看她的手里只拿了一只简单的

小皮箱。

“就这些。”

“没有了？”

“没有了。”

就算凌毅觉得奇怪，也没有表现出来。

坐进车子里，车子往车阵中行去。

若盈看着他的侧脸，有一股想要抚平他僵直脸颊的冲动，但她究竟不敢，她不会忘了自己是为了什么回来。

她要偿还四年前背叛他的代价。

“我们现在要去哪里？”她试图打破这种沉闷的气氛。

“我家。”他冷淡的回答。

“我可不可以先去看我父亲？”

“你确定你想看他？”他嘲讽地看了她一眼：“在他那样简单地就把你卖给我之后？”

他的讽刺让若盈难堪地红了脸。

“看不出你还挺有孝心的。”他冷冷地笑，接着说下去：“啧，我似乎忘了，如果你没这份孝心的话，今天就不会回台湾了，我真是问了一个蠢问题。”

这是若盈第一次尝到他的无情，她忍了下来，默默地看向窗外。

她的反应让凌毅觉得无趣，看了她一眼，他问道：

“你真的想去看他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昨天他的护士通知我的秘书，说他这几天状况不错，病情差不多已经稳定了，如果你真想去看他，我就带你去。”

“我想去。”她轻轻地说。

凌毅不再作声，将车子开往了辉雄的住处。

若盈向他说了一声谢谢。

但随即想到这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，她的心一下子复杂了起来。

混杂着爱恨交织的情感，她不知道见到他的第一句话该说什么，甚至会不会叫他一声父亲。

凌毅看着她变化多端的表情，心想她或许又在盘算什么计谋，当初她那么轻易地答应回台湾，他心中就有许多怀疑。

“你为什么离婚？”他唐突地问。

“我可以不回答吗？”明知道他一定会问起，却又不愿再想起那些往事，她望向窗外。

“如果我坚持要你回答呢？”

“那么，你认为我为什么会离婚？”她咬咬唇。

“是我在问你问题。”他冷冷地说。

他变得无情，而且残忍。

若盈在心里叹着气，四年前的事，她果然彻底地

伤害了他。

但事实上，她对他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

她幽幽地望着窗外。

“如果，我说我喜新厌旧，不是个可以一直守着同一个男人的女人，你相信吗？”她试探地问。

“我相信。”他几乎是想都没想就回答。

他的答案让她的心沉到了谷底。

若盈苦笑，果然，在他的心中，她已经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，如今她再说什么，他也不会相信了。

还是算了，她告诉自己，就让这份爱藏在心中吧，他已经不会再原谅她，这一切都已经太迟了。

“那么，这就是我的答案，凌总裁，这就是我离婚的原因。”她叹口气，淡淡地说。

“他是什么时候无法满足你的？”他残酷地又问。

“你指的是哪方面？”

“床上。”

“一开始。”

她什么都不在乎了，不管他怎么想，她就是不在乎了。

她大胆的答案让凌毅不敢相信的瞪着她。

“你这个无耻的女人！连这种话你都说的出口！”他辱骂她，不留情面的。

若盈没有辩白，她的心早已麻木，他的任何批评，

对她而言已经无关紧要。

但为什么她的心却痛得好像要掉下泪来呢？

“为什么不替自己解释，你无话可说了吗？你的一点廉耻心都没有吗？为什么你一句话都不说？”凌毅气愤地紧握着方向盘大喊。

他等着听她说一声不，就算一个字也好，一句可以表示她不是烂女人的字！

可是为什么她不说？为什么她偏偏那么沉默？为什么她吭也不吭一声？

“我无话可说。”

她的回答让他用力地捶着车门的玻璃窗，那种力道几乎要让玻璃应声而碎。

“不要考验我的耐性！”他的双眼似乎要冒出火花，抓着方向盘的左手指关节泛白了。”我们还有好长一段时间要相处，如果你总是故意试验我的耐心，恐怕最后吃亏的还是你自己。”

“那你究竟要我怎么做？我说实话你不高兴，难道你比较喜欢我欺骗你？”若盈依然平静的说道。

她开始佩服自己，为什么这个时候还能如此冷静。难道就像她的前夫林亦军说的，她真的成了一个冷漠无情的女人了吗？血管里流着的是冰冷的血液？

凌毅冷笑：“那又如何，反正你又不是没做过，不过是故技重施罢了，没什么了不起。”